



07973

恬退

子路問於孔子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益而損之道也

易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言小人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惟有消亡耳其能致富乎蘇詩亦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鬪升高不知危竟作黏壁枯可謂得易之旨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十三

十

終身迨然不知其為貪也

太傅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西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謝之云云

呂僧珍字元瑜以販葱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

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遂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問價幾何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十萬買隣一百萬買我為人所敬重如此

宋謝晦為右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瞻曰此豈門戶福邪乃以籬隔門連曰吾不忍見此及晦有佐命功瞻憂懼卒晦果覆其宗張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

楊氏鑿訓

卷之四

三十三

下

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朝廷欲以韓魏公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我何語聞遂寢

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先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先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

患其不肯就也。又曰：王荆公養得氣完，為他不要官做。

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十四

于

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此節教人恬退者。

韓忠獻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藏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

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弃，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十五

余有山

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耄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西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十六

余有山

老得閑方是閑。子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為耆英會，又為同甲會，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諫於榜曰：竚瞻堂。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

楊氏聖訓 卷之四

三七

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解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忠文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忠文公以書問出處於太史公以謂不當起忠

家語補  
知世  
絕見

文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即勸止。遂已。三即乃祖禹第行。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子弟門人迭諫不聽。蔡元定入諫。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

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屑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

楊氏壁訓

卷之四

三六



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九

尚莘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眾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儼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瓦。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尤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溫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賸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下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楊氏壘 亂

卷之四

四

尚羊

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挫之氣似之。

章惇蔡下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中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為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悖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貶所。先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可。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達識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螟蛉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公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二

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蘇丞相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

首謝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

了不端  
死後定  
稽顙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三

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後鄂教授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乎？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之交，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密謂曰：某當與貢舉，省試程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

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樂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取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未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

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夫此事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惑之甚者也

隱逸

桓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陳搏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鸞。不盖被。片石枕頭。簟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十五

附本

裏展開眉頭。放開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沉。紅輪西墜。

元城先生言：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報應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常為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賊名污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柩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歛然而去以此知受賊枉法者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楊氏壘訓

訓

卷之四

四六

王章惠公舉進士時甚貧遊于翼城浦人扳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于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父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鉞銀壹縣羣務均之母事少解

司馬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仁愛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懼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施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螫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七

餘責。殃及子孫。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闔。先得道。將起昇。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桓闔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垂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

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詩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凄然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散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哭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陳文惠公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弃也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衆生剖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龍纔嚙罷龍腦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

片時中

彌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龍三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痛。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饒却飛禽并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便宜。偈曰。勸君勤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能救之矣。荅曰。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四九

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為畜生。若勸化得千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為畜生。出離三塗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豺狼能從佛勸化也。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强。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殺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

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  
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  
則不美至於辨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鵲鷄  
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美食蚌蛤鰕蜆者殺百餘  
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  
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  
異品或蓄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  
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  
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鬪飮食之既  
飽則洋洋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  
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  
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倬撰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  
而告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  
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邁內翰通  
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其羊銜  
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嘗煮鱸見有鞠躬向上  
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躬避  
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  
卧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

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觀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于暫時。頭昏腹痛。或可疾病。便湏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諦觀

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虫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又云。凡人於行住坐卧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虫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

者之所當為也。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為候邁謹守逾月後委親戚代送誤以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于死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憊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圜何異雞鴨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邪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眾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為布施。故為下而忠誠事上為長而仁慈安眾為師而勤施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

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為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生，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竒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水明寺，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三

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一吏云：「此永明壽禪師也。凡入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如此。」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意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

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虱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謂其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我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

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誤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



縱怨仇之罪。余喜得此理。願與人共之。龍舒居士  
楊寶幼時。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墮地。為螻蟻所  
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葉飼之。經  
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夕。變為黃衣少年。拜謝。  
持玉環四枚。以贈曰。我是西王母使者。賴君拯救。  
願君長壽。子孫位登三公。後寶壽至九十三而終。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皆為三公。  
程明道先生為江寧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粘飛  
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去任。艤舟郊外。有  
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十五

不嚴而令行如此

曾參養母至孝。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瘡  
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  
至。各銜明珠來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

張提刑嘗詣屠肆。以錢贖物。放之。後臨終時。語家人  
曰。吾以放生積德。深厚。今天宮來迎。當上生矣。安  
然而逝。

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  
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  
狐臨井。語其人。言君勿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

者穴於塚上卧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者是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為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毋忽。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之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至期視之死矣。僧蓋不知前人得出者。狐之力也。

孫真人未得仙時。出遇村童。擒一蛇困憊將死。真人買放水。中後默坐間。一青衣來請。隨而赴之。至一公府。則世所謂水晶宮也。王者延至上座。曰。小兒昨者出遊。非先生則幾死矣。設宴畢。出種種珍寶。

楊氏壘訓 卷之四

五十六

為謝。真人辭不受。曰。吾聞龍宮多秘方。傳吾救世。賢於金玉多矣。王遂出玉笈三十六萬。真人由此醫術彌精。後證仙品。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沙磧。首有血出。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蛇銜一珠。向侯。侯不敢取。夜夢脚踏一蛇。驚覺。乃得雙珠。

嚴秦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秦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秦門。謂其父母曰。賢即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恠其無由。及秦歸。問之。乃說贖

龜之事，因其居為寺，號曰嚴法寺。

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自銀坑回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送於坑，所父歿，彥回為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懼，莫知所之。俄有大龜引路，從龜而行，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之恩，今故奉報。」

韋丹未第時，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橋上，呼呶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者曰：「二千。」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七

時天正寒，丹衫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既獲，遂放於江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恠，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往闕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及至一大所，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裘帶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丹拜曰：「老夫將死之命，賴君而活，恩大難酬，遂具珍羞款宴於懷中，出一通文書授丹曰：「知君要問命，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復托胡蘆先生載五千緡，至逆旅。」

以賄其文書丹常寶持之自登第至江西觀察使  
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後丹再欲尋訪元長史  
之居不獲問於胡蘆先生荅曰彼神龍也變化無  
常安可尋也丹曰若然何以有中橋之患曰逆難  
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端蟻皆三時不免  
也又何得異焉丹二子宙岫皆貴顯

熊慎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滸慎聞船內千百  
念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  
放之不復以漁為業後鬻薪窮苦至甚暮宿江上  
忽見沙中有光焰高尺餘就之得黃金數斤明日

楊氏塾訓

卷之四

六

齋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紫磨金也酬錙數十萬  
由此殖產鉅富

趙槩知漣水軍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槩  
始罷之作放生碑于池上槩官至尚書左丞卒贈  
太師謚康靖子三人及孫曾皆貴顯

楊序夢神告曰子踰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  
可獲免序曰大期已逼物命有限何能及事神曰  
佛書有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  
之序乃大書神語揭示通衢見人殺魚輒買其子  
投諸江中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

矣

有沙彌侍一尊宿，尊宿知沙彌七日命盡，令還家省母。囑曰：「七日當返，欲其終於家也。」七日返，尊宿恠之，入三昧勘其事，乃還家時路見群蟻困水，作橋渡之，蟻得不死。沙彌由此高壽。

趙善弋以推牛為業，嘗夢被追到冥府，庭中兵衛甚肅。主者端服踞几，呼善弋罵曰：「牛有大功於世，汝何忍屠之？」今令汝試嘗此苦，遂命獄卒將尺餘鈿利巨釘釘其首，血灑地，痛楚切骨。善弋呼乞命，願改過。主者曰：「如此則大善。」我陰相汝生理，使汝不

楊氏塾訓

卷之四

五九

困乏，命去釘釋去。忽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拜不已。主者曰：「吾已戒之，勿憂也。」及覺則雞鳴矣。驚汗被體，小婢報將殺牛起視，一蒼色水牯，腹有胎，恍然悟。立命捨僧寺為長生牛。凡平日所為不善，皆改行幡然自新。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恙。衣食漸豐裕，後以恩例補兵馬監押，嘗舉此事勸人云。

李田之子夢人推車，滿載皆書卷，問是何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內有一名李遂夫。車人指曰：「是汝姓名乎？」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

食牛肉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以  
遂夫名應試果登第

翟楫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孕夢  
白衣婦人以盤送小兒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隔  
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天又禱如初有聞  
者告曰子嗜牛肉豈謂是歟楫悚然而誓合家不  
復食牛後再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  
成人

顧待問與葛楚輔友善同赴進士試語葛曰昨夕吾  
夢至仙府正見放榜未甲有吾名而墨塗去之叩

楊氏塾

訓

卷之四

辛

其所以一真官曰以汝好食牛肉姑示罰耳即謝  
過曰今後不復敢食真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  
然遂取筆復註吾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之獨  
能記君名蓋又處吾下也洎揭榜果然顧自是牛  
肉不食

盛肇嗜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門視之見一蒼頭  
送一青簡曰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  
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驚駭自此戒  
不食牛

林尚書俊一日赴福建方伯胡公鐸燕席忽昏寐不

醒良久始甦語坐客曰頃見一青衣使持符召予至一官府引見主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予問何事見召聰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冥司以汝昔為某處官不禁宰耕牛上帝命減壽一紀予辨曰俊彼時已出榜禁宰牛案卷尚存可驗也聰急命檢卷須臾彼處土神錄俊禁宰牛榜來呈聰喜即為具疏錄榜申奏囑予姑少候慎勿飲此間湯即可回矣俄而天符下降林俊仍與壽一紀遂得釋歸恍如夢覺坐客皆驚嘆咸誓終身不食牛俊後果一紀而卒

楊氏塾記 卷之四

十一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于驛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為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主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天世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

有官君子好與人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荅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

楊

卷之四

六二

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遂卒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冥司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問獲罪之由神曰子無大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

扎



